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九州幻想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
悟空号



今何在 · 钢铁猴 [十亿光年前传 · 涅槃]



YZLI0890116253

《涅槃》(上)

骑桶人
[我的外公是雷神]

斩鞍
[白色巨塔]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随书附赠
《十亿光年》巨幅海报
1,000,000,000 YEAR

ODYSSEY OF CHINA

九州幻想

· 悟空号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九州幻想. 悟空号 / 潘海天主编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5
ISBN 978-7-5104-0966-0

I. ①九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9119号

九州幻想·悟空号

作 者: 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: 戚 飞

封面设计: 刘 洋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2.5
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966-0

定 价: 1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仰望天空

【文】今何在

仰望天空，是永远的黑夜。

那是反辐射波层的缘故，外星人害怕光。

黑暗中的城市一片死寂，没有灯光，没有车辆，没有行人，仿佛人类已经消失。只有近两百米高的三足机器人立在每个城区中心，转动巨大的红色眼睛监视着一切。

未来的人类分为两种，良民和自由民。

良民可以按期从管制机构领到食物和水，而自由民什么也没有。

良民与自由民的区别标志是良民脑中装有甄别芯片，而自由民拒绝安装。

如果你安装了芯片，意味着你的思想会被监视和记录。你脑中的任何违法的念头都会被立刻通过电波传输上报，然后你会被以思想不纯罪扣发食物和水，直至被开除出人口名单。如果你反抗，你头脑中的芯片会立刻烧毁，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你的大脑。

拒绝安装的代价是你永远不会被登记在人口名单中，这意味着机构不承认你的存在，你无法领到食物和水，你不能去机构的企业工作，你不受法律的保护，任何人可以随意杀死你，不用负任何责任，而你的死亡就像气泡消失在空气中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

良民和自由民的身份是可以选择的。

外星人来到的时候，给地球人这样的选项：

- 1，安装芯片，成为帝国的良民，从此绝对服从于帝国的意志；
- 2，不安装芯片，成为自由民，然后死。

这个选择题一点也不难。

绝大部分人选择了安装芯片，沉默地活下去。极少数人选择了去死，只有区区十六亿人。

这些人死后，本着绝不浪费资源的精神，他们的尸体被收集起来，磨碎，喷洒在北极巨大的冰原上，据说这样可以促进北极冰融化，有利于北极航道开通。

但那之后北极的冰就再也没有化过，那片几万平方公里的的巨大鲜红永远留在了那里，成为继长城后在外太空肉眼可以看到的又一奇观，刺眼夺目。

有一些人既没有安装芯片，也没有死，他们偷偷活了下来，在帝国的眼皮底下，在人们的保护下。他们大多是些孩子，只有几千人，人们将稀缺的口粮省下供养他们，用生命护卫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仅有的自由人，是未来的希望。

——小说开头，代刊首。

九州幻想

目录



九州·星光大盗/冥灵
[愣怂山贼 废柴天驱 胖天罗]

001

九州·尸舞者/十方
[真真假假 魅 化蝶]

039

九州·画堂春/玫瑰
[倒错 魅的守护 相依]

051



龙渊大典·九州生物志·专型
白色巨塔/斩鞍
青之战/巫妖
[意念之狰 友谊 龙渊阁 卡牌游戏]

060

063

075



十亿光年·涅槃/今何在
[与自己的战争 织田信长崛起 十亿光年启航]

084

解毒今何在/九州幻想工作室
今何在访谈/九州幻想工作室
[冷烂欠渣 晒坑 八卦 互爆]

130

138



我的外公是雷神/骑桶人
[中国式青春 记忆 爱]

145



月葬河/檀涩
[南京 秦淮 月光宝盒 似水年华]

157

齐天大圣悠嘻猴/苏冰
[不一样的猴子]

189



九州那些事儿/夏笳
[男男生子 九州的由来]

184

天启都市报
老鱼有话说+老妖出没
河络图纸
科幻的市场

181

186

188

191



星光大盗

[上]

【文】冥灵

序

戈壁上又一个艳阳吐火的日子，照旧的，我活活被晒醒了，嘴里满是羊肉的膻气。我翻了个身，顿时从麻肚儿的背上滚落在地，啃了一嘴泥。

更惨的是，我抓大腿痒痒的手一直搁在裤裆里忘了拿出来，现在被压在身下，疼得像是折断了。我哀号了一声，睁开眼，一个重大的决定便排山倒海地冲进我脑子里。

“操性，我他妈杀他不杀？我们他妈杀他不杀！”我跳起来托着右臂，在原地

的砾石上蹦。

我看见苕子横躺在火烬旁边，左边的头发被燎秃了，他还酣畅地睡在那里。一口地口鼻歪斜、不成体统的锉汉子，看着就让人窝火，我开口喊道：“操你奶奶的熊，都他妈的醒醒！”

我们逃不过的。今日便要用一个残酷的了断，来给自己一个交待。

“啊？杀不杀！”我推搡一个踹一个这么挨个儿问下去，“麻肚！你说杀不杀？苕子，你先说杀不杀？！”

所有人的神情都回答着：这还消问吗？却没有人正面肯定地回答我。

全帮派第一次内审，决定是否宰掉一个自己家的兄弟，这话题太难了，难得像穿着五百斤沉的铁靴子在戈壁上奔跑。可我们不能老纠缠着这个问题，因为狠不了心肠，就借酒装疯灌醉自己一次又一次。

“杀个驴户。”

“杀个奶奶！”

但清醒过来，回忆就像只疯狗，一口口撕咬着我们。

“说杀的，往身前的沙里划个杠子。”我想了个民主的法子，这法子让我显得不那么“暴君”。

数到三时，地面上出现了一根根杠子，像一把把豁亮的鬼头刀，被人心铸造出来，见神杀神。

我舔着干裂的嘴唇，冷冷道：“行。”我一挥手，弟兄们便以各种矫情的姿态站了起来，仿佛他们满脸的杀意其实是受人逼迫的。

我抬起蒲扇大的巴掌，挨个扇了几记：“过了今天，你们随便怎么立牌坊！今儿个别跟我这儿演！”我一吼，这帮没羞没臊的便不好意思了，挺起胸抄起家伙跟着我，气势汹汹地走了几里地。

耻辱柱上被镣铐锁了一天一夜的男子，披着块脏毯子，看到我们来了，眼巴巴地站起来。

丫扯着嗓子干号：“我错了，大当家！我错了，我肠子都悔青了……”

可说这些都是废话，大家伙团团将他围住，手中钢刀寒光凛冽。

我将头一侧，授了个意，便有人上前递他一口水喝。他饥渴了很久，恨不能把羊皮水囊给生吞了。

我黯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不失沉痛地道：“当大哥的，今天要送你上路。”

“上，上哪？”他还闹不清楚情况。

“华歌图啊，大哥不让你当个糊涂鬼。哥把你闹下的荒唐说清楚，最惨淡的一桩是当年让你去拴绊马索，你犯浑不辨方向，单挑了我们要冲出去的劫道绑了根最



粗的麻绳，全帮的马最后全摔下了，弟兄们个个狗啃泥，鼻青眼肿地还要挣扎着爬起来去追商队。我们这是悍匪打劫啊！人家商队一边儿逃一边看着我们乐……到今天大哥我想起当时的场面，心中都是一个大悲凉。”

话音未落，华歌图声泪俱下道：“哥，我错了！”

“远的咱也不说了，就说前天，你探的路，说有商队要来，打头的爷们好色，你非鼓动着我们同意让六子男扮女装，冒充流浪少女混进商队，引他们来我们的地盘……现在六子一去不归，连商队的踪迹都找不到了……你，你，这叫咱们情何以堪……”说完这句，众人掩面啜泣。

“我错了，大当家……我错了……”歌图嚎啕，反复认错。

旁边有慷慨激昂的，指着他便骂：“是，你错就错在，回回糊涂，回回还抢着要立功，吃屎都要吃屎尖尖……”

歌图慌忙狡辩：“可每回大当家还不都让我去！”

我脸噌一下红了，他这么一辩，不是显得我有眼无珠了嘛！我怒吼：“放屁！”唾沫星子喷他一脸，他悲怆地擦了。

“大当家啊！留我一条命，我誓死都效忠您，一定把拖累弟兄们的全给挣回来！”歌图清澈的眼神，流着泪更是水汪汪的明媚。

再这么任他哭下去，我们一定会心软的！我大喝一声，唤醒众人：“妈的！老子们是干哪行的！”

“强盗啊！”

“干的是刀口舔血的买卖！能由得了一颗老鼠屎坏咱一锅菜嘛！”

“不能！”众人异口同心，杀气便又噌噌回来了。众人将钢刀高高举起，然后面面相觑，也不知道是演戏呢，还是真的要往下砍？众人心照不宣地一停顿，华歌图就像一盏项空月灯，缓缓从我们眼前升腾起来，随之移动的是一张同样缓缓落地的脏毯，二者形成极其诡异的态势，一上一下，纷纷脱离我们的视线。

只见华歌图双手交叉环抱着胸，双腿绷直，脚面呈一条直线，以一种非常优美的表情，升天而去……而此时他脸上全部的享受和荣耀，皆来自我们眼前惊人的一幕：一双华美又灵巧的翅膀，洁白的羽翼如同雨后的春芽绮丽地冒了出来，这也就是他一直隐藏在脏毯下，使他看来臃肿的东西。

此时，谁要是再给我来上一巴掌，我就大彻大悟了！

“操哇！你跟我三年！每一番拦路劫道、探查商队你不飞！眼前要宰你了！你个无根民竟然飞啦！你有脸在咱面前显摆翅膀？”我简直气炸了，所幸他脚上还绑着镣铐，飞在半空中飞不远，我扯住镣铐就往下拖，群情则激忿地举着钢刀往上捅。

“人渣！死下来！看不刹了你的翅膀！当鸡崽儿炖了吃！”

“无根民也有脸飞！”

所有人嗷嗷噪喊成一片，可是任刀刃怎么扎着捅着，华歌图都使出全身的蛮力来往上飞，想要摆脱镣铐的束缚，直冲九霄。我要能任凭这么一把小细骨头飞出我的视线，我就彻底改名叫失败！

“给我下来！”我单胳膊缠上铁锁，青筋一爆，黑黝黝的肌肉顿时绷成了大块大块的铜铁。

华歌图在空中痉挛似的一晃，随即一个倒栽葱，狠狠坠了下来，要不是弟兄们闪得快，他立马就能被钢刀插成马蜂窝。

“受死吧，贱人！”我一把向那双翅膀抓去，只感觉它在我眼前片片凋零。

“大……大……当家的……我看见带走六子的商队，从北面的道上过来了……骗您我是狗……”

“信你我是狗！”

“骗您我真是狗！”

“再信你我是狗！”我咆哮了。

麻肚儿看我气迷了心，赶紧往前一拦：“您二位都不是狗，我是，我是，其他的慢商量，先容我插个嘴，大当家啊，万一真是六子呢？咱不救？”

大家眼巴巴看着我。我蹲下双手擒住镣铐，嗷嗷一用力，生铁做的镣铐活活被我掰开了。

“大当家，这儿有钥匙，你何苦……”苕子不明白我这是故意做给华歌图看的。

“滚。”我懒得看他，递给歌图一把钢刀，“要不是你二，你没溜儿，以你的文化，在咱帮里早晚都混得上个二当家。如今，六子是你坑的，你就去把他救回来。救得回来，缓你个死期，救不回来，就去给那个商队陪葬。我说的话，你服是不服？”

“服……”臭小子战战兢兢握住钢刀。

我架着他站起来，训斥道：“还不麻溜地飞过去！我们得回去取马，你先上！飞高点接应着！”

“哦。”他脸色沉重，知道手上攥着两条命，一条是六子的，一条是自己的。翅膀扑搭扑搭扇了扇，轻松离开地面，飞向蔚蓝的天空……

我叫鸠二武，生活在中州西北面上古戈壁的半半城。



半半城是座荒凉的废城，早年传说有金矿，六族人民全来到这里，结果啥也没有挖着，留下一批杂种后，各回各家。

当时妓院为了挣钱，不挑姑娘也不挑顾客，造成了各族人民大串连后失控生子的结果。

像我带领的这个帮没一个不是混血。因为不是优生优育，所以死了很多很多，剩下我们苟活，没有亲人，没有生计，渐渐以盗抢为生。

半半城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，是个莫大的讽刺，这是华歌图跟随我们之后说的。每每想起，都觉得刺鼻得酸楚，于是从那一刻起便恨上了华歌图，不让梦醒，不知道梦苦。但他却让梦，一次又一次残酷地醒了。

华歌图是华羽混血，曾被带走过，学了些书，可最终还是被抛弃了，没地方去，这孩子只能回来。他觉得我们以盗为业不善，带着浓烈的仇恨。我们只爱自己，只对同样是杂种的人讲情义，却漠视了纯正六族的生命。我们憎恨他们，因为被排斥和遗弃。他宣扬一种他本身并不拥有的幸福，并且规划它，想与我们分享。

在他横下一条心做匪之后，我们正常的生活忽然变得惊慌失措，戈壁上整天充满了一种荒诞的气氛。华歌图把强盗这件事当成了一门艺术来做，并且深刻贯彻在了他的行为上。

当我们忍无可忍决心杀他谋一个痛快的时候，今天，他竟然飞起来了。

无根人也有脸飞？那我这个华蛮杂种就可以登堂入室，不必以我连华族都不及的身份为耻！可他偏偏在我眼前飞了不算，更混账的是，我竟再次相信了，他有足够拨乱反正的力量。

总觉得下一次他一定能行，能顶天立地，还我半半城一个新河山。这股信念般的力量，怂恿我们将机会一次又一次交到他手上，尽管他至今一事无成……

华羽之子，三年（可能更久）才飞了这么一次。闲暇的时候不是胡吡，就是用树枝在星空下划地，他说他能感应到苍穹的力量，终有一天可绘成最神奇的图谱——虽然他也说不清那是什么，但那一定就是伟大！

放他的狗屁！

“兄弟们冲哇！杀人放血吃饽饽啊！”遇上华族的商队，我就喊吃馒头，夸父的喊吃苞谷，河络的则是吃春饼，遇上蛮人或不知道是蛮是华是随便的，就喊吃饽饽，反正抢钱就是为了图一口嚼谷，喊话就为了鼓劲！

“冲哇……宰了他们啊……”我嗷嗷喊叫，带着他们往前冲。

声音还没传过去呢，鸟人华歌图便飞回来了，龇牙咧嘴地喊：“哥们儿停一停……有情况！”

所有人就停下听他要说点啥，他一挥汗说出一句令人气血倒冲的话：“风势不

对，要起风暴了！”

麻肚抢在我前面激动地骂道：“放屁！你有预测风暴的工具吗？你懂个屁啊你懂！”说罢，从背兜里掏出一个仪器来，胸膛挺得倍儿鼓。他将测风仪高举过头，感受着风，眼中闪烁着身为半个河络（他不知道自己父亲是哪个种族）的骄傲……

测风仪其实就是简单的木棍加铜丝铁片而已，连麻肚都说不出它的原理，但他就是引以为傲。偶尔听他说风暴就要来了，还被他说中了，于是我们信他。

“可是……”华歌图很贱地往地面一指，“你们看沙石，看不出它们在轻微地律动嘛？”

众人纳闷地把眼光从麻肚手中挪到地面，细小的沙石，果真像歌图所说的一样在马蹄周围并不明显地颤动着。

“看呐！听呐！它们动得多有拍子。”

“什么拍子？”

华歌图神秘秘地凑上前，一边击掌一边道：“难道这拍子还不够清晰吗？听呐！啪，啪……啊小胖墩，啊坐门墩，啊哭着喊着要媳妇……要媳……”

我啪一耳光子扇过去，将打出的鼻血和他的脸一同搽了出去。四周鸦雀无声，都被他的无聊和我的激愤震住了。

也就在这一刹那，风沙圈从我们脚底噌一下冒了上来，来势怪异凶猛，毫无章法可言。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离奇的风暴，它不从东南西北任何一面来，它是真的从我们脚底像神迹一般蹿了出来，舞起来便是飞沙走石，风转成了一个环，使我们尴尬又兴奋。

尴尬的是华歌图说的是真的，他观察力很强。兴奋的是，风暴并不能使我们害怕，我们习以为常。弟兄们纷纷掏出风镜，华丽的抛光矿镜镶在了牛皮帽上，带着它跑在风中倍儿潇洒。

我们往风环的中心冲去，沙石越来越狠，打在身上啪啪作响。旋风如刀阵，把我们原本就干燥的皮肤吹裂开来。

“大，大当家！我觉得这风暴和商队穿斗篷的老头有关！风起时，我看他很古怪地掐手指来着！”华歌图被大翅膀所累，竭尽全力地在风中靠近我们。

我总结道：“那要是真的，冲进去宰了老头就行。”

众人交口称赞：“大当家英明。”

我一声震天长啸！往前冲去。

风环的中央约四引的地面风平沙静，商队的人背靠背簇拥在一起，形成防守圈。当我们冲进来的时候，奇怪的风环就围绕着我们所有人，呼啸有声地旋转着。

灰斗篷老头站在西南角，右手臂竖食指指一，高举眉心之上，左手抱臂，摆着



一个奇怪的舞蹈姿势。但我们的疑惑远远不如他们看见我们时神情的仓惶强烈，老头呼一口长气，猛一收势，大步流星朝我们走来，而暴风环就如同他收放自如的长袖，似大漠里一灯如豆，渐渐熄灭……

老头冲我们高作一个揖，喊道：“古戈壁的相家！大家都是吃搁念的，灯笼扯高一点，俺这边零毛碎琴黄草窑子，凑不满朋友一碗水喝。”他喊完，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们。

我们面面相觑，我压低嗓音问华歌图：“这老头干吗对我们念顺口溜呀？”

“大哥……这是江湖上盘道的黑话，人家在踩你的底，看你打哪来，有啥背景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我似懂非懂，可在他们面前不能丢了我们的脸面，我把双肩短袖一捋，露出油亮粗壮的大膀子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打劫打劫！杂和面儿卖一千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咱兄弟开始打着拍子附和我，因为接下来的大家都会，一起大声整齐地喊：“槐树槐，槐树槐，槐树底下搭戏台。人家的闺女儿都来了，我家的闺女儿还不来；说着说着就来了，骑着驴，打着伞，光着屁股挽着纂儿！丫头丫，会看家；偷老米，换芝麻；芝麻细，油炸蜜；枣儿糕，热火烧，撑着丫头叫姥姥。”

只有华歌图的脸色从白到绿，又从绿臊到红。“大，大大哥，不能拿儿歌来对切口。”

“听着不都是一回事吗？你刚才还念小胖墩？”

华歌图急得快揪头发了，对着我们这些一点章法都不讲的外行盗匪百口莫辩。“要不你们先聊着……”商队里有人低声道，然后示意自己人先撤。

我们这才醒悟过来，急忙停止内斗，要往前赶。

就在我们冲锋前的那一刹那，在我们与商队中间的沙地上，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面照着混沌一般的镜墙，骑着驰狼的蒙面骑兵，手执青铜长刀，风驰电掣地朝商队冲去，就像一道道青黑色的闪电，把天色都带得阴沉下来。我们这辈子见过最华丽的刀法都及不上他们的十分之一，刀锋在空中磨擦出尖锐的啸音。

此时灰袍老头的速度更不怠慢，口中呼喝有词，商队随即罗列开来，摆出一个参差的阵法，个个神情严肃，凝神屏息。配合灰袍老头的连贯手势与他所念出的一句句口诀，每个人的胸前都出现一道白光，白光相接，形成一道白色涟漪，晕染般地扩散出去，我们眼前的景象便随之胶着起来。驰狼骑兵就像冲进了一团团透明的棉花中，又像被浆糊牢牢粘住了屁股，只能奋力往前拖动，无论是表情、身姿、刀法还是步伐都变得滞慢又扭曲。

就像一个患了僵化症的夸父，手拿半尺长的小刀去剃一只蚂蚁……连方位都找不准。

所以，尽管他们很快就混成了一团，就像墨汁冲入了米汤，却又像水和油一般互相并不调和，骑士砍骑士的，商队躲商队的，攻击与防守却并不能真正地触碰到对方。

我们瞠目结舌地看着，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，麻肚儿揉了揉眼睛，“大当家，不如我们回家睡觉吧……”

君子替我果断地拒绝道：“放屁，六子怎么办！”

华歌图趁机谏言：“大当家，看样子没啥危险，不如趁他们什么都是慢动作，我们就混进去，把六子救出来？”

“是个好主意。你看这伙人明摆着想要他们的命，却没去动他们的货物，那我们就来个混水摸鱼吧。”

我们一番商量，决定去赚人便宜，于是纷纷下马，从各个方向包抄他们，那伙人还在莫名奇妙地慢饮啊慢躲啊，我们认为自己会像针一般插入这泡胶水中去，却忘了我们都是没啥大本事的人。

当我们靠近并融入的瞬间，就如同蚊子被粘在了蛛网上，连呼吸都变得堵塞又断续。

“哎、哟、个、妈、妈，上、当、喽！”麻肚儿在我身边拼力挥动着手脚，像个溺水的人，但在我眼中看起来却是断格的画面，相信我在他眼中也是一样，包括声音。

“废、话、少、说，先、救、六、子！”我缓慢地扭动着，朝商队马匹上的行囊与背篓而去。如果我们没有在其中发现被商队误当成女人而囚的六子，那他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若是如此，哪怕我一生都将像被困在琥珀中的苍蝇一样受到拘束，也一定要亲手血刃了商队的每一个人。

“六欧欧……子。”我们费劲地呼喊起来，希望他能够听到，并且回应我们。

这时一匹马的背篓轻轻地晃动起来，像是对我们的响应。

我正经过灰袍老头身边，因为我的蛮力过人，所以舞动手脚的速度在这伙人中有些许优势。我发现他正怒火中烧地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仇恨，他双臂紧绷，像是痛苦地坚持着什么，白光不停在他胸前萌生、散开……萌生、散开，周而复始，像个孜孜不倦捣着浆糊的老人。

“日你娘的，老王八蛋。”我冲他做了个鬼脸，因为速度很慢，他可以看清我挤眉弄眼的各个步骤。

当他确定我的目标后，我的举动触怒了他，他明显分神来阻挠我，我靠近他，感觉自己右边的半身像被雷电击中一般灼烫。我顿时觉得这是他使的鬼，并且很快发现他也并不好受，从他的双耳流出浓稠的鲜血，渗出了斗篷，像从头脑中蔓延出



来的血花。

商队中一个年轻人靠过来对他喊：“师父，您不能再分神了！您耗费的精力太多！就让我出阵阻止他们！”

“不！你会死的！”灰袍老头立马阻止，但年轻人一意孤行，收手熄光，从他们的列阵里走了出来，抽出佩刀向我砍。

我这才发现，奇怪的胶着与凝结对他们的声音并不起作用，正是他们使一切扭曲了，在阵中他们非常自如，但一旦离开阵法的保护，这个持刀砍我的年轻人的速度也变得很慢很慢。

当他就要靠近我的时候，我抢先一步踢中他的腹部，眼看他像风中柳絮一般慢慢飘了出去：“去、你、妈、的、吧。”

我懒得看他何时着地，扭过头继续往背篓冲，商队的人个个面色惊诧地看着我，他们越是紧张，我越确定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，必然是六子。

“兄、弟、们、冲、啊、抢、那、只、背、篓、哇！”我号令道。这一声几乎引起所有人的注意，我发现两侧同时有七八只手举了起来，骑士中更有投矛手，在矛头上抹了毒药朝背篓射。如果以正常的速度，它们将很快穿过我和我兄弟的身体以及背篓。

但现在只要我们眼疾手快，便可以轻松地拨开它们。

这一票劫得太好玩了，有史以来第一次碰上，奔跑时，风缓慢地鼓吹起我的腮帮子，当我甩动它们，可以看见口水晶莹地喷洒出去。我认为，没有亲身感受一下这件奇妙的事是种遗憾。

当我们在古戈壁上过着醉生梦死或行尸走肉一般枯燥的生活时，外界而来的强大力量可以唤醒我们，告诉我们戈壁以外的九州大陆是神奇又美妙的，有着不可思议的人物与魔法。我们恨外界的人，但阻挡不了我们对外界事物的好奇，即便像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，还是会被刺激得高兴起来。

“即令！风野芒沙阵！”灰袍老头忽然道。

他的弟子们断然否决：“不！师父！您已经耗空了精神力，不能冒险同时使用双阵！”

老头却不顾劝阻，毅然拼搏到底。

于是当我的手就快接触到竹篓时，怪风从我的胯下嗖一声起来，把我弹飞。我恼羞成怒，在空中挥刀斩了下去，削掉一大块马肉，马痛嘶一声，发疯了地跑，然则也跑不了多快。我们陷入一个迷乱的怪阵中，横冲直撞，不是遇到怪风就是减速，三股人马在中间以极其扭曲的姿势对打。我的心情从狂躁到焦虑，最后只想赶快从这个变态的地方解脱。

“老嗷嗷大！马啊啊死了。”不知从哪传来一声，也听不清谁汇报的，反正我的人抓住了缰绳和背篓。

一切终于变得简单！

“撤！”我下令道，并且朝背篓的方向竭力爬去。

“我抓到了！我抓到了！”我欣喜地对弟兄喊，猛然觉得气氛怪异。数名狼骑士举刀瞪着我，四周没有一丝风，当刀锋犀利地划过半空，我才意识到怪阵消失了，所有一切都恢复正常！

灰袍老头在不远处俯地吐血，他的失利，使幻阵消失。

“逃逃逃逃逃逃逃逃！”我发出一连串的指令，受够了这些古怪，哪怕商队藏着一座金山，我也不想打劫他们了。我凭着一身蛮力，一把撩起背篓扛在肩上，玩了命地往外冲。

华歌图此时才冲进来做我的掩护。

我把背篓塞给他，歌图提起背篓，整个人往下一沉，差点被迫兵刺到脚。他连忙扑扇着翅膀往前飞，我则转过身疯狂挥刀窘迫地应付着追兵。

只听呜的一声呼啸，风沙圈在刹那间竖了起来，就像荆棘丛猛地钻出沙地，长到半空高。华歌图忙一腾手狠狠将我往后一拖，刚巧躲过了风沙圈，而追兵与苕子却一起被风裹了进去。

狂风圈越转越凶，带起一阵血雾。我想到困在里头的兄弟，两眼顿时红了。

“大哥不能进去！我们根本打不过里面的人！”华歌图丢下背篓拽着我，不让我冲动。

“弟兄们怎么办？弟兄们怎么办！”我急吼。

“我们绕着风圈看看，说不定他们逃出来了！”歌图指着我身上道，“大哥，你看看你……”

我随着他的手指低头看，肩膀上、腰上、背上都有刀伤，突突往外冒血。我根本不是那些狼骑兵的对手，能活着出来已经算是侥幸，倘若我再闯风沙圈，必将难逃一死。

可我的兄弟怎么办？

只听嗞啦一声，天幕像是被人割裂的口袋，一件看不清形状的东西，就像之前跑出狼骑兵的空之镜一样，哗一下扣了下来，又猛得一噉，把偌大的风沙圈一记收缩给吸了进去。

黑洞在空中瞬间缩小成绿豆大的那么一点，最后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我和华歌图傻了眼地站在原地。

“大哥……”华歌图吓得都快尿裤子了。



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一条口水从我惊骇张大的嘴里跑出来，砸到了脚面上，竟然让我疼。

二

我们打开背篓，救出眼前能救出的唯一一个兄弟，其他的很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，这一点我和华歌图连想都不敢想。

打开背篓盖，看见面上铺着一层梨子，我和歌图差点背过气去，但背篓微微颤动，并且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梨子下的夹层。于是我欣喜过望地把背篓整个翻了过来往下直晃，一个穿粉蓝色纱裙的娇小身躯溜溜地滑了出来，美妙得就像灌入沙漠的海水。

然则当她把头抬起来时，我们却发现她竟然不是六子……

怎么变美了？华歌图怔怔地看着她……

女孩那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像两个泉眼，潺潺流淌着无比清澈的泪水。我俯脸对着女孩吼：“你他娘的是谁啊！”

“哇……”女孩扯开嗓子大哭。

华歌图主动请缨：“大哥，这显然不是六子，不如让我来问问？”

“凭什么你问？”我怒。

华歌图也不说话，上上下下看了我几眼，我鬼使神差地退后两步，让他上前盘问。我挠挠脸，低头看自己的影子，足够遮住他们两个人，粗壮得像块巨石。

“这位姑娘先别哭，擦干眼泪听端详，小的名叫华歌图，古戈壁上的好儿郎，别看人长得粗糙，衣裳也不太鲜亮，从事职业灰暗点，但我人品真不差！”华歌图相当顺畅地一气说了下来。

姑娘果然不哭了，看着他一愣，随即又怕又尴尬地笑了起来：“你是在念诗吗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蹩脚的诗句。”

姑娘的声音像银铃一般好听，我感觉到华歌图的双眼直冒贼光。

这下我忍无可忍把他拨开了，咳嗽两声，用一种听来不太凶的口吻道：“你最好马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！什么来历！为什么和梨装在一起？和你一起的那伙人到底使了什么手段把我的兄弟带到哪去了？快说他们是不是还活着！”

我觉得我挺客气，但姑娘还是被吓哭了，但好在她怕我真动手揍她，于是泣不成声地对我说：“我叫司马星语，是司马家……的女儿，因为……，而被朝廷和禹静家族剿杀。司马与禹静家族的纷争仇杀起源于……。因我天生有摄星眼能记录、传递和增强秘术，又天生不会撒谎，而被朝廷通缉，这一队人马由司马家臣所带领保护我逃出中州，使用法术抵挡你们的是我的老师巴纳昆恩……”

我大约是从听到她说什么什么剿杀开始晕的，之后只看见她嘴皮子在动，说什么听不懂。后来听见一句她不会撒谎，我心里就在盘算是真是假，想到个点子猛然打断她：“说！你身上有没有胎记或者痣！”

女孩的脸刷一下臊红，跟晚霞似的浓烈，又气又怕，嘴唇打颤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右腹脐下有粒胭脂……痣……”

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，我将肌肉一绷，激动道：“当然要检验！”

华歌图忙冲上来抱着我的腰：“甬啊大哥，盗亦有道，人家姑娘这么为难都告诉你了，说明人家真的不撒谎，甬验了吧，女孩家名节最重要，我们在这儿打劫多年，也没为难女人呀！”

女孩一直坐在地上，现在吓得脸色发白往后退，泪水不住地流，霜打似的可怜。

“姑娘呀……”歌图劝她，“我哥是个直性子，你不用长篇大论，讲重点就好。咱们的弟兄现在都上哪去了？还有得救吗？”

女孩很紧张，看着华歌图和我想了又想道：“我们离开启业城时，巴纳老师预感到了邪恶的力量，黑暗秘术的源头应该还在那里。通过穿溯的力量，把狼骑士传送到古戈壁，刚才的黑洞，应该是同样的力量把所有人都吸走了吧……”

“虽然听不懂，但你是说我的弟兄们现在都去了启业城吗？”我纳闷，“启业城离这儿四天三夜的路程，平常泡妞我们都懒得去，怎么会在天上出现一个黑窟窿，哗啦一下就把人全都收走了呢？”

“这位壮士哥哥从来没有听说过秘术吗？来自天上星辰的能量……”

我打断她：“好，闭嘴，这个话题再议。”我伸手拦腰将她抱起塞回了背篓，不顾她娇躯如花枝乱颤，泪水点点洒落在我肩头。

“壮士哥哥，壮士哥哥……”她不住求饶，我把梨捡起来塞回去，再把盖子拾起来往背篓上摞紧，然后转向华歌图打了个响指道：“走！”

“上，上哪？大哥，咱能不能怜香惜玉一点。”

“闭嘴，回半半城，然后去启业城！”我决绝道，没有一丝通融。

“大哥你到底想干吗呀……”华歌图追着我问，而我已经背着背篓走出很远。

一路上我一言不发，任凭华歌图啰嗦，难得他还能看出我心情沉重，也渐渐沉默下来。背篓中的女孩一直细声在哭，但我不会让她走的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她是我的人质，是换回我全部兄弟的筹码。

我在半半城的城墙边停下，这座原本就破陋不堪的城池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变得更像一座难民窟。

如今我和弟兄们一起出发却只剩两人回来，这份落寞与悲哀使这座废城显得更